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行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六

起咸通元年
至乾寧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

諱漼實宗長子也初諱溫嗣位
更名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長大中十四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

桐柏觀在

台州唐興縣天台山宋改唐興縣
爲天台縣桐柏觀賜額崇道觀

范居植死劉勛僅以身免乙丑

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歸府庫募壯士眾至數千人越州大恐

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

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

公署望海鎮將李珪

子將小將也望海鎮在明州界今定海縣卽其地元和十四年浙東觀察使討或泰望海

鎮去明州七十餘里府臨大海與新羅日本諸蕃接界

將新卒五百擊表甫二月辛卯與甫

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

三溪在今嵊縣西南一溪自新

昌歙東來一溪自嶺下由南來與新昌會於剡勝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謂之三溪

壅溪上流使可涉

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

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眾至三

萬分爲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晔

晔音旺

勇力推劉慶劉

從開翠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

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警震中原 丙申

葬聖武獻文孝皇帝于貞陵

貞陵在京兆雲陽縣西北四十里

廟號宣宗 丙午

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要肩輿以歸

罷成節度使李福奏潁州去

夏大雨平地水深一丈山稼廬舍漂沒殆盡乞蠲租賦從之，鄭

祇德案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

歛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祇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

蘇州有東

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小江尋

出諸暨至錢清渡而東入於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爲大江也尋

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祇德餽之比度支前餽多十三倍而宣潤將

士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

陽騁馬其可行者必先邀賊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

越州會稽縣東南有平水嶺又東嶺山卽小江也北又一小城中江源出大木山南流合於剡江故係平水東以別東小江

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祇德懦怯議選武將

代之夏戾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牙中無可

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雅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

任也諸相皆以爲然遂以式爲浙東觀察使徵祗德爲賓客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繚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

軍

肅宗以後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策皆分左右號北門十軍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省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

而猶存十軍之名

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

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

押牙房鄧散將樓曾

散將者牙將之散員也

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

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

菹醢況貨財能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

斷橋爲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

吳分章安之西界置始平縣晉改爲始豐

縣宋廢唐武德初分臨海置唐興縣宋改曰天台九里志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

己巳甫自將萬餘入掠

上虞焚之

上虞漢古縣唐屬越州九里志在州東百一十里

癸酉入餘姚殺丞尉

餘姚漢古縣唐

屬越州九里志在州東一百四十七里宋白曰餘姚舊縣在餘姚山西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

東破慈

溪入奉化抵甯海殺其令而據之

開元二十六年分明州之鄞縣置慈溪縣在州西三十七里又

分鄞縣置奉化縣在州南八十里武德四年分臨海縣置甯海縣屬台州九里志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

分兵圍象山

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警下浙東人心稍

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睦歎曰有如此之眾而策畫

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

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

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

西陵渡在越州西一百二十二里今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惡西陵之名改

日西 大集舟艦得閒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
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
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
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唯以甫不用
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路說甫曰如劉副
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
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
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
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裴甫遣使請
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
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爲鄭祗德置酒

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眾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饑祗德於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

餘人

凡吐蕃回鶻之配隸浙東觀蔡府者舉其籍而取之

處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

式既稿飲又賜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

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内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

百匹

龍陂漢潁川郡縣之摩陂也唐在汝州界置馬監宋白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羣牧號龍陂牧

於是騎

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誦賊遠近眾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

健馬少與之兵以爲候騎眾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

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

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

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

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武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

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

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

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

沃洲在今越州新昌縣東南

甲

辰拔新昌寨

新昌時屬剡縣界今置新昌縣在越州東南二百二十里

破賊將毛應天進拔唐

與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爲陛下致理

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

下雖與它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願

聽敏中能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爲陽翟令譜珪之六

世孫也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與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相議

之宰相以爲譜侵敏中竟貶之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

騎於甯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晔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

天先是王式以前所發忠武義成軍其數尙少更請益發兩鎮兵

及昭義軍詔從之三道兵至越州武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

唐與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

趨甯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戮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明

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海遊鎮在甯海東南九十里賊入甯溪洞

甯溪洞在甯海西南百餘里屬唐興縣界又西則積溪產鐵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

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

戰賊連敗劉唯謂妻甫曰婦從吾謀入越州甯有此困邪王輅等

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唯悉斬之曰亂吾謀者此青蠱也高羅

銳克甯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飢必逃入

海入海則歲月閒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海口在甯海東北四十餘里

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滋水際日滋思

益等遇賊將劉從簡於甯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

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黃罕嶺在來化

縣西北剡縣之東其路深險度黃罕嶺則平川四十里至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

甫旣失甯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南陳館在甯海西向六十餘里眾尙萬餘人

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膠村上膠村在甯海西北四里十餘里今謂之上察山賊

將王阜懼請降 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辭調上言以爲兵興以來

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蠲減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

外無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袁王紳薨紳順宗子 京師

地震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

棄繒帛盈路以緩追者蹶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

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

苗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爲軍導從之

苗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

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

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壘

者乃北人臆說耳今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猶爲完壯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

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

之功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襲甫劉晔劉慶從百餘人

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王寅甫

等至越州式要斬晔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考異曰平剡錄

劉騷悍甚其所謂女軍者亦乘城遙礮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

賊雖無官軍亦披裘甫伴言乞降諸將使騎來白公曰賊懸懸休

耳強備之仍遣押牙辭破曉謂諸將曰功成矣勉之勿怠也果復

三戰二十一日夜甫與劉晔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遙與諸

將語伺我軍之懈將使勇者激鬪焉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
前甫輩離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阻之銳鋒數百衝營之城中賊
不出甫邊甚不知所爲遂成擒焉至是用兵六十六日矣二十三
日縛至府城公於衙門陳兵以見執其徒劉晔劉慶二十餘輩三
斬之械喪甫獻闕下玉泉子見聞尋曰王式討裴甫甫始起於劉
既爲官軍所敗後入於劉城堅卒銳不可遽拔式乃約降許奏以
金吾將軍甫許焉其將劉晔獨以爲不可比及賊城左右則械手
以木曳頸以紉甫曰吾旣已降何用是爲左右曰法也則逐則釋
去公且行有命矣旣至式登南樓俟之曰裴甫何罪罪皆劉晔輩
命三斬之晔頓謂甫曰君竟拜金吾乎斬甫子長安東市初甫之
入剡也晔已屢敗向使城守期歲未可平也玉泉子曰古人有言
殺降不祥李廣所以不戾良有以也王公亦不聞大貨鄭公逮平
剡錄一何曲筆哉雖驟歷清顯而卒以喪明不復起可不慎哉案
二書所言莫知孰是然裴甫在剡城窮困已極勢不能久式不必
更以詐誘之或者諸將爲之不可知也甫之出降也或欲突走或
被誘而未皆不可知要之爲出城乞降官軍因邀擊其後擒之耳
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
諸將追至大蘭山今明州奉化縣西北有大蘭山山在越州分界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
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

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請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諒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乞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 封憲宗子恂爲信王 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

軍須謂行軍所須糧仗衣物悉

力竭盡力
應辦也

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衛王灌葬

灌上弟也

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不獲辛亥以敏中爲司中書令

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爲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

血屬將豈生涯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冬十月丁亥敕復李德

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

考異曰數日李太尉甫行錄載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拾遺內

供奉蜀郡表略云子雖豎立山崩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原作解之恩移授郫縣尉今已沒于貶所又曰血屬已就生涯憑空又曰枯骨未歸于壟域一男又殞于江湖又曰其李德裕請特賜官敕依奏實錄注引東觀奏記云命孤獨夢歸裕曰某已謝明時宰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緡具爲其了言之高曰李衛公犯眾怒又崔相銜魏相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緡又移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閔而許之既寤復謂滴日向見衛公稍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擬禍明日入中書且爲同列言之既而于帝前論奏許其子業州立山崩雖喪葬葬又是時柳仲鄂鎮東蜀設食于荆南命從專李商隱爲文曰恭承新運言還舊址又云身隨蜀郡路隔伊川鄭奕乃云孤骨未歸壟域雖懿宗初德裕後柩未詳或者後

人爲作之非郢本委也實錄注又云白敏中爲中書令時與右庶
子段全韓齊云故衛公太尉樊與鵬鳥怨結江魚親交兩散于西
蜀子弟遂測于南土管業一顧帶履三台保持獲盡于天年論請
爰加于寵贈全韓爲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案此似蘇
敏中開發而數本追復贈官多連郭於德裕素有恩于敏中敏中
前作相既遠貶之至此又原其美鄙哉案對郭表云去年獲遇陞
下惟新之命原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通元年非二年也舊傳
郭爲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既死朱崖大中朝令佩編當權累
有赦宥不蒙恩列後宗卽位編在方鎮屬郭天大救郭奏論之李
太尉南行錄郭此時未爲翰林學士因上此表較批便令內養宣
喚入翰林充學士餘表奏金華子雜編曰宣宗嘗私行經延資軍
見廣順進殿設席川積尚左右曰誰爲此計臣對曰李相李德
裕執政日以天下每歲需用之數自是以來幾庭有急支銷無乏
者茲實有賴上曰今何在曰前以坐吳湘獄貶于崖州上曰如有
此功于國微罪豈合深譴由是劉公郭得以進表乞追雪之上
覽詳言其加贈歸葬馬家宣宗素惡德裕故始卽位卽逐之豈有
不知其在崖州而云豈合深譴又劉郭 己亥以門下侍郎同平
追雪在憲宗時此說殊爲淺陋今不取

章事夏候孜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畢誠
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孜未遇時尼塞名場伶僇風塵之內所跨

蹇躓無故墜井死或登朝士之門或寄逆旅之舍常多齟齬時人
號爲不利市秀才有僕李敬者隨孜已久備嘗寒苦或誘之曰當
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每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
之而戀戀一窮措大有何益哉縱其不然且從堂頭官人作生計
亦得豐衣足食以了一生也時號堂吏爲堂頭官人故云敬聞之
矍然曰我使頭是飽學秀才一日及第我還擬作西川留後子奈
何云然眾莫不挪揄而掩口時孜於壁後竊聽一一聞其言未幾
孜竟登第涉歷內外遂登台位至是以宰相出鎮西川臨行以耶
吏託者甚眾孜一無所許至鎮卽以敬知進奏王事鞅掌莫不榮
之 安南都護李鄴復取播州 播州屬黔中道大中十三年爲雲
南所陷此非安南巡馬也李鄴越
境收復欲以爲功而不知
發兵乘虛已陷安南也 閏月乙亥上朝獻太清宮十一月丙

子朔享太廟丁丑祀圖丘赦天下改元咸通 是月慶王沂莒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

考異曰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暴自私以斗豔
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
軍莖宗絕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爲
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鄠以王寬代之按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
南據新傳則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鄠
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棄之新傳誤也今從實錄

鄠讓李鄠與監軍奔武州

新志世管所領又有州武州沈州
後皆廢省據此則武州當在宜州界

咸通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二月

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射判度支杜

棕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

繼至獨揖琮受宣

受宣受
宣命也

三相起避之西軒

三相舉誠杜
審樞蔚仲也

公慶出

斜封文書以授棕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耶王監國奏也且

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獲請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而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其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爲先刑殺爲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闈豈得不自憂乎悰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悚而退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他慮既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

意此亦是據性悰家傳善之其詞旨抑揚

容有過其實者洪邁隨筆曰案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瑄曰白敏中曰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

齊羅乃懿宗自用者無有斯事蓋野史之妄溫公以唐事屬之范
祖禹其落取可謂詳盡位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考異曰新傳云
官宗大漸樞密使王歸長等矯詔迎鄆王立之懿宗即位欲罪大
臣綜解之案立鄆王者王宗實新傳云歸長誤也今從補陳史

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眾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
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
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誼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補

王綰薨

綰順宗子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爲安南經略使

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寇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
州司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趾

朝廷以杜氏疆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

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劉詢曰唐武德四年以隋木崖郡爲崖州自雷州徐聞縣

南舟行四百三十里度大海達崖州宋曰宋開寶六年劉勗崖州之地屬瓊州御改振州爲崖州考異曰實錄又賜寬手詔云云

加聞李師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李鄂又處置其子守澄使誘導
蠻蠻反陷城邑傳到後日於李鄂處索取前後救詔一一參詳利
李師在鎮蠻首領愛州刺史兼土軍兵馬使杜存誠密誘溪洞夷
蠻爲之鄰導誘察其不忠殺死焉及李鄂至鎮蠻陷安南鄂走武
州召土軍收復城邑而存誠家兵甚眾朝廷務姑息乃贈存誠金
吾將軍鄂以失節貶儋州補國史撰陷安南李鄂投武州召土軍
收復頗有功績殺首領杜存誠以捍禦整恒不戮力盡敵兼誘溪
洞誘支爲鄉導之罪也鄂貶儋州後以存誠侯朝儀漢家兵數多
子弟繼德軍旅皆輸忠勇軍府倚賴方其朝廷亦加姑息乃再舉
憲章長流鄂崖州贈存誠金吾將軍以誘其竭力命前鹽州刺史
王山爲都護案鄂所殺存誠之子守澄已爲王式所逐鄂至旬日
殺之非因扞禦不戮力也代鄂者乃王寬非王宙補國史誤也今
獨取鄂克復安南一事餘皆從不刻錄實錄按唐朝若以杜守
澄之戮爲李鄂罪則當贈守澄官不當贈其父官此余所以致疑
也

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
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
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爲金吾將軍經略使
李蒙利其關額衣糧以自入悉能遺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

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宏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宏源與監軍脫身奔巂州

宋白曰

州古南越城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爲宣化縣唐武德四年于此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巂州至長安五千六百里巂州秦桂林郡地唐高祖州後改巂州至京師五千三百里西至邕州三百里二十餘日蠻去乃還宏源坐貶建

州司戶文楚時爲城中監復以爲巂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

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杜棕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

兵無事羣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

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

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爲弔祭使未

發會南詔寇樹州攻耶峽關穆遂不行

考異曰實錄在此年十二月案補遺史杜邪公再入

輔建議遣使弔祭令其改名魏命使臣已破越巂城池攻耶峽關使臣逗遛數月不發然則命穆充使當在寇樹州前實錄書于

十二月誤也案南詔已稱帝昭安南豈可滿縫餘世
欲姑息故賜不知其情號及以昭安南者爲土蠻耳 冬十月以

御史大夫鄭涯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壬戌通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

赦天下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仲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

二月樵王憐薨 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

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

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考異曰實錄咸通三年

略招討處道等使三月以蔡京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五月以

京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舊紀三年十一月遣蔡偲帥禁軍三千赴

援安南案補闕史云咸通三年使左庶子蔡京制置諸南事又云

命杜管都防禦使蔡襲代王由然則襲除安南似在咸通二年也

又案與綽發書云臣咸通三年三月四日奉本使尙書蔡襲手示

密委臣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臣卻回

一一白于都護王寬便得臣潛牒全無指揮擅放軍回苟求勦獎

致襲枉傷矢石陷失城他徵之其由莫非蔡京子寬之過綽既謂

襲爲本使爲之入諫則是襲已到官又云回白都護王寬則是寬
道未夫任也不知綽不自襲而白寬何故也又襲將兵代寬寬爲
已替之人安能擅放軍回令襲陷沒疑襲嘗擅放軍回字 邑管經

上少蔡京二字襲除安南不知的在何年月今從實錄

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考異曰補國史文楚到後城邑牢落

人戶彫殘得數月朝廷責其更改舊制降授威衛分司蓋文楚
既之官而朝議責邕州陷改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故
云更改舊制而實錄云及文楚再至城池圯廢人戶殘耗由是頗
更舊制未數月朝廷慮致煩擾復改命懷玉爲新節文楚數更條
約眾不悅以胡懷玉代之蓋因補 國史改更舊制之語相承致誤也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

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三月京還奏事稱旨復以京權

知太僕卿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

爲蔡京奔敗張本

夏四月己亥朔

敕於兩街四寺各遣戒壇度人三七日

兩街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嚴也三七二十一日

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爲內寺尼受戒兩街僧

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

梵夾者貝葉纏也以板夾之謂之梵

次段成式曰貝多葉出摩伽陀西國
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
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

侍郎蕭做上疏以爲元祖之道慈儉爲先
素王之風仁義爲首元祖

謂唐祖老子尊爲元元皇帝素王謂孔子也
丞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

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絕塵中
人將莫不愛其親莫不愛富貴佛者

棄父母之親捨王子之貴而出家是割愛中之至難
又釋氏爲宏闡勝大之言以爲佛滅度後諸天神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

後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滅後之殊勝也
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

四輔力求人瘼瘼病也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

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

爲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又割桂管

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爲東道

嶺南節度使

唐紀六十六 三十一

唐紀六十六 三十一

唐紀六十六 三十一

節度使以蔡京爲西道節度使蔡冀將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益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廷從之嬰累奏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變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考異日舊傳璋戚通末爲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日銀刀軍頗驍橫璋至誅其凶惡者五百人自是軍中畏法案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傳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眾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

拊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
猶時喧譁邀求不已卒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悍之璋開懷
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
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爲邕甯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
甯節度使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爲左僕射同平
章事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裴雨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
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大彭館在徐州城外始出迎謁式視
事三日餐兩鎮將士遺遺餼既擐甲執兵命關驕兵盡殺之銀刀
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考詳曰舊傳曰式至嶺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金華子雜編曰涇球失律於徐州自河陽移式往鎮之式領河陽全軍赴任徐州將士聞式到近境進衛隊三百人遠接式衣坐胡牀受參既畢乃聞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既而相次繼來莫如前死者音耗至則又斬之亦無脫者如是數日銀刀都數千人垂盡虎狼之

眾居常咸謂能吞噬于人及于斯際式衣襖子牛臂曳履危坐送人皆拱手就戮無一敢旅拒者其後親戚相訝不能自會焉案若頓幾數千人豈有人不知者又式自甲子收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斷東除武甯非河陽也今從實錄

李洎自歸始置徐海使額

見二百二十七卷
德宗建中三年

及張建封以威名寵

任特帖濠泗二州

見二百三十三卷
貞元四年

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

孽消弭而武甯一道職爲亂階今改爲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

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

憲宗元和四年析徐

州之符離縣泗州之虹濱宿州治埭橋在徐州南界
汴水上當舟車之會宋白曰宿州取古宿國爲名

留將士三千

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爲武甯節度使兼徐泗濠宿

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元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

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還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

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爲政苛慘設

炮烙之刑園境怨之遂爲邕州軍士所逐

嶺南今二節鎮西道治邕州

奔藤州

藤州漢猛陵縣唐置藤州至京師五千六百里

詐爲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

土軍以攻邕州眾旣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

不納以其割桂管巡屬隸西道節度也

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可之官遣

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

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侑爲魏王侑爲涼王侑爲蜀王十一月立順

宗子緝爲漸王憲宗子愾爲榮王

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

日南國史云四年春南蠻帥眾五萬攻安南案蠻書咸通三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姚花人安南城西南角下營茫蠻于蘇歷江岸也

聚裸形蠻亦當陳面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都護蔡襲告急敕發

荆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

義征子弟因其應募從軍

名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

先保護邊欲遠征恐懼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

考異

曰實錄詔襲且住海門是令襲交趾退屯海門也案鄭愚分兵備

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數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

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翼王縉

釋順宗子
雍音縉

是歲

盟未始入貢盟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
從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眾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
主遂相糾合爲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吐蕃微
弱者反依附之

癸咸通四年春正月戊辰上朝獻太清宮己巳朝享太廟庚午祀
圓丘赦天下 是日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
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

自白州博白縣西南百里下北成灘出馬門荆南江西鄂岳襄州

江度海抵安南界樊麟摺印產處即此九

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荆南感候元惟德等謂賊曰吾輩

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

遂還向城入東羅門東羅門安南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

千餘人考異曰實錄二月步南經略使蔡襄奏蠻賊楊思爵羅伏

節度使韋山奏蠻賊去十二月二十七日詔安南城池經略使檢

校丁部尚書蔡瑛出兵格隨殺傷相當正月三日賊眾屬城進攻

甚急賊城上以車弩射之至七日城陷襲左胸中弩箭死家口并

元從七千餘人悉隕於賊從事樊麟摺印渡江其荆南江西鄂岳

襄州兵突到城東水際無船卻回棹率入東羅門殺蠻僅一二千

人至夜賊被兵至途屠其城寨此二奏似後人采集蠻書為之其

中又多差舛如楊思爵蠻書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爵蓋草書誤

為替耳彼雖蠻夷豈可名思爵也張彭錦理齊酋傳城高駢與雲

南蠻亦云楊思爵善蘭節度新書亦承此誤為替又蠻書云思

籍光高都領者桃花蠻五六千人耳非謂盡將羣蠻也補國史云

蠻眾五萬安南非止五六千人也又十二月二十一日裸形蠻

花蠻桃花人已在城下豈至二十七日始遇安南也蠻書言二十

七日逼城者但記兒河醫等傳蠻之日耳又言正月二日三日者但記以直弩射得直子之日耳非其日始開城也且城陷奔逃之際非樊綽身在其間豈知其詳然四道兵所殺人數猶因循無得說始知之章由身在廣州何得所奏一如樊綽之書其僞明矣新傳曰是夜蠻遂屠城亦速夜蠻將楊思緒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

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緒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

保嶺南東西道

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

應接未決於與奪

西涼卽涼州蓋此時勢進築也

南蠻侵軼干戈悉在於道塗旬

月以來不爲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

節娛遊以待遠人又安未晚弗聽 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考異曰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而齊史無還宮之日

置天雄軍

於秦州

代宗姑息田承嗣以天雄軍號寵魏博尋以其悖傲削之今復于秦州置天雄軍至于唐末魏博復天雄軍號秦州

不復覽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爲天雄觀
天雄矣

察使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

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

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

士卒數百人自隨就義武軍中選之也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誠以同列

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爲兵部尙書 庚戌羣盜入徐

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 康承訓至京師以爲嶺南西道節

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戊辰以翰林學士

承旨兵部侍郎楊收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與左軍中尉楊元玠

敘同宗相結故得爲相爲楊收與元玠交惡張本 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

復以冀象二州隸桂管 戊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審權同

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審權濟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
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若
對大賓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卽旁若無人自起徹鉤手
解徐下乃退與杜悰俱位將相悰先遷故世謂審權爲小杜公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爲
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閏月以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
河南曹確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復置安南都

護府於行交州

考異曰實錄以鄆州爲交州補國史亦同又云夏
庚貞孝公請用高駉爲鄆州進討使案地理志集

鄆州補國史又云海門今安州地理志
安州乃屬瀘州都督府嶺南亦無之以宋戎爲經略使發山東

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

派湘江入潯渠澗水

鄒道元曰湘澗同源分爲二水南則澗水北

嶠漢伐南越出零陵下澗水卽此路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爲潯山自零陵西南謂之潯渠新書曰桂州有潯水出陽海山世言秦命史疎伐越鑿爲潯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饒後爲江水潰毀渠遂廢後唐李勣復浚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澗二水皆出蓋川之陽海行百里分南北下北下曰潯澗澗急流又二千里至長沙水始緩南下曰澗名澗三百六十又千二百里至番禺以入海又曰潯渠在桂之興安縣秦始皇成嶺時史疎鑿此以通之遺蹟湘水源於雲泉之陽海山在此下融江洋柯下流本南下廣西興安水行其間地勢最高二水寔不相謀疎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澗使北水南合北舟險嶺其作渠之法於湘流沙壑中壘石作鐮背銳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澗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融江與俱前渠狹與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開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開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勞費上建飯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潯渠者

艱澀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礮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

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爲名奪商人

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

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復奏橫遠必向

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

容藤二州相去二百七十里

裴王滋堯

滋上弟也

救以

閩門使吳德應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

唐中世置閩門使以

比者爲之掌供奉朝會贊引親王宰相百官蕃客朝見辭唐初中書通事舍人之職也元宗開元中以監察御史兼通傳驛至二十五年以兼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如通傳驛使不應忽以內人代之上

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

一言而復封之

左傳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不賀楚子問其故對曰夏徵舒執

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元素諫即日罷之

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

自古明君所尙者從諫如

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

聽 黠夏斯遣其臣合伊維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歷

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冬十月甲戌以長安尉

集賢校理令狐滈爲左拾遺乙亥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

弟之法

補註專家謂父在而專任家事

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絢

用李涿爲安南致南蠻至今爲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

酉雲復上言滈父絢執政之時人號白衣宰相滈亦上表引避乃

改詹事府司直 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

泗隸焉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與詢

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攻府第殺詢

甲戌通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贇爲昭義節度使取歸秦心肝

以祭沈詢 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爲其子滈訟冤貶張雲興元少

尹劉蛻華陰令敕曰雖嘉蹇諤之忠難逃疏易之責 丙午西川

秦南詔寇嶺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

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邊我二城從之

二城蓋築

於嶺州界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

時交州寄治海門益徵使張茵進取

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尙

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甲申前西川節

度使蕭鄴左遷山南西道觀察使 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三

尺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益宣示中外

編諸史策 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聊宣潤

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

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爲導給之

存疑給之二字上下必有闕文

今不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

天平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節度副使李行素帥眾治濠柵
軍兵也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節度副使李行素帥眾治濠柵
甫畢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鬻鬻承
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
出散燒鬻營斬首五百餘級鬻大驚閉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
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
云大破鬻賊中外皆賀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戶部肅真同平
章事真復之孫也 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鬻之功也自餘
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燒鬻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
怒聲流道路 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
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
甯卽與代歸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

史契曰
兩林部

卷之五十五

落東蠻國也去勿鄂國七十里地
雖狹而諸部推爲長號大鬼主
殺獲甚眾係塞城使杜守連不

從南詔帥眾詣黎州降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

爲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右武衛大

將軍分司

考異曰補國史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兼領供軍使將吏在邕州者悉令申報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復究尋克

捷事多虛妄具所聞啟于丞相承訓已自懷疑懼辭疾免責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僖宗實錄承訓傳曰南蠻陷交趾以承訓爲嶺南西道節度使險巖討平之加檢校右僕射與鄰帥不可以右武衛大將軍罷歸益其家行狀云爾今從補國史懿宗實錄勤

傳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爲

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

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

考異曰補國史茵驍衛將軍無遺味經年不敢進軍丞相夏侯貞孝公屬

祿密疏請用驍衛將軍高駢有制以本官充郡州進討使旋拜安南節度使其茵所領兵並付高公指揮案今年正月詔茵將軍收復安南若經年則孜已罷相今從實錄附于此實錄駢官爲右領軍上將軍太高今從補國史舊紀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

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乃以駢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
會諸道之師禦之今不取 乃以駢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
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世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今
古兩軍宦官多繫之累遷右神策都虞候党項叛將禁兵萬人戍
長武屢有功遷秦州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 天平節度使
柳仲郢薨仲郢母韓臯之女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母常和熊膽
丸使夜咀嚼以助其勤及長工文章持身有父公綽風矩動循禮
法牛僧孺鎮江夏辟爲從事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哉仲郢
方嚴尚氣義事親甚謹感李德裕之知己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
仲郢領鹽鐵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贖
南宅宰相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
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已久其家已空遂絕

蒸嘗誠增痛惻。綢感悟從之。仲郢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爲河南。皆不奏祥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賑。獨負里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必斥廩爲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父子行略相同。而仲郢尤簡素。廩無名馬衣。不熏香。退公布卷。不舍晝夜。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馬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再鈔又手錄它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皆小楷精謹。無一行字。當時士大夫崇尙家法者。以柳氏爲冠。公肄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子弟亦各修整。嘗出貨一婢于韓金吾家。猶未成券。聞金吾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馴僮議價。馴音賊。上聲。音音。桂實物。牙行也。婢於窗隙中窺見。卽僞作中風狀。仆地。金吾

怪而問之婢云我以此疾故出柳宅也金吾遂不售而歸之人或問曰汝何時有此疾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能事此賈翊牙郎邪 冬十一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候攷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王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平章

事時年三十六

爲路巖以高
位接債張本

己咸通六年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廟時王皞復

爲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

王皞議見二百四十
入卷宣宗大中二年

諸

道進私自者

唐時諸道進
關兒號曰私白

閩中爲多故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

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壘宦者德之庚申以宣猷爲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李肅寅

薨 夏四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瓌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璩元

裕之子也

元祐見二百四十五卷文
宗太和八年○據音乘

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

平兩河兵戍嶺南首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疆弩

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

鎮南軍於洪州

嶺州刺史喻士珍貪獍

獍音怪

掠兩林蠻以易金

南詔復寇嶺州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壬

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爲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從孫也 六月兵

部侍郎同平章事高瑋薨 以御史大夫徐商爲兵部侍郎同平

章事 秋七月立皇子侃爲郢王儼爲普王 高駢治兵於海門

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

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眾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

至南定

高祖武德四年外交趾所管宋平縣置南定縣時屬安南府
府安南府卽交趾宋白曰南定縣漢日南郡西捲縣地

峯州蠻眾近五萬方稷田

劉昉曰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唐武德四年置峯州嘉寧漢龍冷縣地

掩擊大破之

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五月駢奏於邕管大敗林邑蠻案林邑在海南自平德後蠻環王與中國久絕

响但見南蠻則謂之林邑誤也新南詔傳亦云駢以遼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于邕州亦承此而誤也舊紀又云是歲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蓋因駢今秋發海門遂云復安南月復安南實有明年也補國史云五年九月高公力戰破峯州蠻于南定縣案張茵以五年正月句當交州受詔收復安南補國史云五年不逆軍乃以駢代之則駢豈得以其年九月已破峯州蠻乎補國史又云駢破峯州蠻後近四月餘日表報不至朝廷以王晏權代之六月高公進軍收復安南亦不云幾年六月蓋駢以六月六月破峯州蠻七年六月破安南耳實錄又云九月駢奏破蠻龍州營寨村及食糧等事詔駢令于當界守備緣近有敕文已許恩宥俟其後故亦未要更深加討逐案蓋在明年十一月此詔必在駢已平安南後實錄誤也新傳又云駢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貴畜走龍州即安南

收其所獲以食軍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

鄭氏崩

晉絳二州地震

丙咸通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僕固俊克

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

北庭本貞觀所置之庭州長安二年置北庭都護府西七百里有清海鎮又西

延城西行三百二十里至輪臺縣考異曰實錄義湖奏俊收西河

及都落胡漢皆歸伏并表賀收西州等城事新吐蕃傳曰七年俊

驍取西州收諸部案大中五年義湖以十一州圖籍來上西州已

在其中心始云收西州者蓋當時雖得其圖籍其地猶爲吐蕃所

據耳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爲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爲

仇敵無所宜容仇人以告拓拔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宋

曰鄯州南至麻州一百八十里考異曰實錄義湖又奏鄯州城使

張季暉押領拓拔懷光下使到尙恐熱將并隨身器甲等並以進

奉新吐蕃傳曰鄯州城使張季暉與尙恐熱戰破之收器銀以獻今從補圖史實錄

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爲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樹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

遂屠其城謂去年陷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

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

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

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

已應天順人

南詔自尋夢卷以來自稱囉囉夷語君也因僭號自謂應天順人

我見節度使當抗

禮傳嘗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梓而毆之因

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

厚賜勞而遣之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在鎮十年爲政寬簡軍民

使之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

之功以軍政授我汝今長矣我復以軍政歸汝努力爲之上忠朝

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功也言竟而薨閏月吐蕃寇

邠甯節度使薛宏宗拒卻之夏四月辛巳貶前西川節度使李

福爲斬王傅

以嚴緊南詔使者也斬王繼順宗子

五月葬孝明皇后於景陵之側

主祔別廟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宏敬薨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

暉爲留後以王景崇爲成德留後南詔會龍遣善闡節度使

楊緝惣助安南節度段曾遷守交趾

善關府南詔別都也在交趾西北

以范呢些

爲安南都統

些音梭上聲又音細

趙諾眉爲扶邪都統

宋實錄扶邪屬羅伏州蓋南詔所置也

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

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

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

駢鎮安南

考異曰補國史謂駢及晏權皆云安南節度使案時安南止有都護經略都討使耳其節度使也舊王智興傳

九子無晏權名實錄亦云命晏權代駢爲節度而無月日蓋竊漏也

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晏權智興

之從子也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眾遂圍交趾城

秋七月以何全皞爲魏北留後 八月辛卯晝晦 冬十月甲申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收爲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

多倚爲姦利楊元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元

价怒以爲叛已故出之 旺蕃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

論恐熱先則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眾東奔秦州尙延心

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乞離胡事始見二百四十六卷武宗台昌五年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

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卽以軍事授章仲

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

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

遊船遊奔之船

云新經略

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爾我乃匿於樹間維周過卽

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卽加駢檢校工部尙書復鎮安南駢至海

門而還王晏權聞駢動稟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

遂解重圍轍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會

遷及土蠻爲南詔鄉導者朱道古

蠻居安南界內者爲土蠻斬首三萬餘級

吳考

曰舊紀十月蠻寇悉平實錄九月驍奏殺戮都蠻統叛首逕朱道古及驍首三千餘級十月丙申口下又云驍奏收復安南蠻寇遁散又云賊楊緝思段曾遷朱道古殺戮三萬餘級新紀十月高驍克安南案叛首逕即段曾遷字之誤也補國史收城與敗緝思等共是一事實錄分在兩月不知其何所據也新南詔傳曰七年六月驍次交州戰數勝土蠻斷其將衆誅李滄龍舉眾萬人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走城土乘之起燔入斬倉遷呢些諾眉上首二萬級安南平蓋因驍以六月至安南終言之耳安南實不以六月平也

南詔遁去驍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

蠻帥眾歸附者萬七千人十一月壬子赦天下免咸通二年以

前道負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

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驍爲節

度使

自此迄宋朝安南自李涿侵擾羣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

是始乎駢築安南城周二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十二月黠莫

斯電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明年歷日

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爲節度使 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

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

賜與動及干縉曲江昆明湖滌南宮北苑

南宮即興慶宮禁苑在皇城之北

昭應

咸陽

昭應有華清宮咸陽有望賢樓

所欲遊幸卽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

食幄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行威通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皞爲節度使 丁未晉絳

二州地震 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以爲右神武統軍命

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自安南至邕府海路多潛石覆舟等海節

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

六姓謂一日蒙蠻二日夷

豐三日說豐四日狼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爲前鋒
五日勿鄰蠻六日白蠻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爲讎朝廷賜姓李除爲刺史節度使
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樂工
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三月止以
可及爲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元
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
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卽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
事別處可及官不從可及遂憑恩恣橫人無敢指斥夏四月上
不豫羣臣稀進見五月丙辰疏理天下繫囚非巨蠱不可赦者皆
遞降一等出官人五百縱神策五坊鷹鷂秋七月雨湯於下邳

壬寅斬王緝薨

緝順宗子

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榜禁之民

怒相與作亂逐仁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貨登樓擊鼓久之乃定 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

尉于琮同平章事

宣欽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

華嶽廟在華州華陰縣 施

衣物使巫祈禱縣令誣以爲收罪右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爲相

除嚴譔江西節度使受錢百萬又置造船務人訟其侵隱八月庚

寅貶收端州司馬

考異曰舊傳曰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際百萬明年貶爲端州

司馬案是時保衡未作相舊傳誤今從實錄

九月上疾瘳賜民痢疾及軍士戰傷者

恩

冬十二月信王恊薨

恊憲宗子

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

章事

進士皮日休上書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

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之不異

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人之賊請廢莊列之

昔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又請以韓愈配饗太學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遇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孟子荀卿製傳聖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焉賦鵬揚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則典禮未爲備也不聽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七

是九年盡十
年凡二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樹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分眉蜀邛雅嘉黎七州建定邊軍屯重兵於樹州以邛州爲理所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樹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

纒白六十里備距邛千里其狀罔如此為李師望以定邊軍致寇張本初南詔

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三千赴接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

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會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

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

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會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

多請更畱戍卒一年彥會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

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

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

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唐制凡行軍置糧軍糧料使兵少者置糧料判官劫庫兵北

還所過剽掠劫桂州庫兵北歸徐州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

敬思赦其罪新書百官志內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

掠 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爲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潯代

領交趾從之

考異曰補國史曰高公旌孫潯將先鋒軍每遇陳敵身當矢石及高公內舉交代朝廷命潯節度交趾實

錄但云高潯以下勒姓名于碑陰不云潯爲節度使新傳云駢之戰其從孫潯常爲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從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紫駢爲金吾半歲始除天平今從補國史

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

耽爲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既分

西川置定邊軍則諸蠻皆在定邊軍巡內

龐勛等至湖南

湖南觀察治潭州

監軍以討誘之

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菹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

討潘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平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渡淮至徐州與怨憤之眾合爲患必大絢素懦怯且以無救誓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京置及諸亡命匿於舟中眾至千人丁巳至泗州泗州習未宿豫之又置宿豫郡又改東徐州又改東楚州以大象三年改泗州開元二十四年移州治臨淮縣臨淮本漢徐城縣地當泗水口南北衝要之

所

刺史杜愔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

凡藩府有大宴則樂部頭當筵致辭稱頌寶主之美

所謂致語者是也

徐卒以爲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爲之備

徐卒不敢爲亂而止愔惊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收崔彥曾慰撫戍卒遣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救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

徐城縣屬徐州宋朝省徐城爲鎮入臨淮縣在泗州北百餘里自此

而西北則入徐州界其道里迂遠故靡助
等西入宿州至符離距徐州纔一百四十里助與許佶等乃言於

眾曰吾輩擅鑄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詎本軍至則支分滅

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羅網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

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弟吾輩一

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

王侍中謂王智興也事見二百四十

二卷穆宗長慶二年五十萬貫錢可翹足待也眾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

十二人獨愛懼欲逃去勸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

稱助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眾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

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旣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

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助復

於遞中申狀

遞中謂入鄆簡遞送使府

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

離尙未釋甲

符離漢古縣時屬宿州九城志宿州北至徐州一百二十里

蓋以軍將尹戡杜璋

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眾心仍

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其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

唐制三驛四驛百二十里

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

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

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探未決團練

判官溫廷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

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

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

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

軍之首而輒敢害之

關戊卒殺都將王仲甫也

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

害也所過剽掠自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

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

梧四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則銀刀之

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

五害早定大計以副眾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

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眾且曰非惟塗炭

平人實亦污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

親屬無用髮疑非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

兵於虹以邀之

虹漢古縣宋魏廢自古城在夏邱縣界武德置虹縣於古虹城貞觀八年移治夏邱故城時虜虜州

九城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虹音絳

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救使

時張敬思尙在助等

軍中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

任山在彭城西南三十里

頓兵不進其思所以奪敵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誑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聞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兵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

濉水在虹縣縣界壁東

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

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

考異曰舊紀九月甲午劫

陷宿州今從鄭樵彭門紀亂及新紀

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

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勸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

可復攻先是焦瑤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懸蹀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使

婦人持更

夜有五更使人各直一更擊鼓以警眾謂之持更顏之推曰一更二更三更四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云衛以

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亥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然辰開遂關盈不至六輪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

開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

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

下欲入江湖爲盜

舊州居汴河之會漕運及商旅所經故城中有大船沿汴而下人准則可以入江湖矣以

千縑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

此謂汴州東境也縱使西歸

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機

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

密以爲畏己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來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
密引兵走陷於荷涓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
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

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渡濰水踰

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會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

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會奔兗州

九域志兗州北

至兗州三百六十里彥會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

至城下眾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

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會退保子城

羅城外大城也子城內小城也

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

考異曰舊紀九月乙未龐勛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

會判官焦曠等賊令別將梁邠守宿州又遣劉行及丁景琮吳迺攻圍泗州今從彭門紀亂及新紀舊彥會傳曰九年九月十四日

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十六日彥曾竝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開而入質錄自勛至徐州出兵退至符離已後皆置於十一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劊而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卽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卽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醫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爲上客重爲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漢高帝起于沛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賞罰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度翦滅一軍見上年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

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

四州謂徐宿濠泗

臣聞見利

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

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助以許佶

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

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

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

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

道歸之聞盜郭郭旬日閒米斗直錢二百助詐為崔彥會請翦滅

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

書曰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徵桂州將士

回戈吾黨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

渦口至濠州

僅隔池水耳道路附

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爲乃開

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

考異曰舊紀賈錄新紀濠州陷在十

一月案據本徐之屬郡助始得徐州則遣行及取之望回猶未及爲備豈得至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

泗州刺史杜

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

入泗州封府庫怡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卽引兵

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富江

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眾至萬餘終不能克 初朝廷聞龐勛

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

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振

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爲羣盜降者

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 初辛

雲京之孫謙

辛雲京見二百二十卷書宗賈應二年

形甚臞而短然多力少年時嘗

耕于野有兩牛相鬪謙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及長學詩書能擊劔性慷慨重然諾專務周人之急救人之難年五十不仕寓居廣陵與杜愔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愔挈家避之愔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眾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謙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謙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謙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謙急掉小舟得入愔卽營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愔設守備帥眾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眾心稍安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

其夫皆斲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據要害而官軍尙少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迷置其止勛遣其將張元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畱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眾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

考異曰舊紀十年正月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節度使晏權智興之從子也以右神策大將軍康承訓充徐州行營都招討使凡十八將分置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十五人正月一日進

軍攻徐州又曰承訓大軍攻宿州賊將梁玉出戰屢敗乃授承訓
義成節度使實錄九年十二月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
節度使充徐泗行營兵馬都招討使承訓不赴鎮以節度副使陳
勳句當攝後以王晏權爲徐泗濠宿等州觀察使充徐州北面行
營招討等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等使彭門
紀胤新紀承訓等除招討使皆在十一月唐年補錄十一月庚申
以大原節度使康承訓爲都統討徐州案庚申十二月一日大發
承訓舊官亦非太原節度使補錄誤也今從彭門紀胤新紀

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耶赤心

沙陀薩葛安慶分爲

三帥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眾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

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

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

九域志楚州淮陰縣有洪澤

厚本畏賊彊不敢進辛諱請往求救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渡

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

門城中幾不能禦諱請復往求救愔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諱曰

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愴與之泣別譙復乘小舟負尸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譙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去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譙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譙舉身首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似入城還去則便譙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

存疑時郭厚本止分五百人而此譙曰云千五百人想必譙從者眾耳

臨陳妄言惑眾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譙素多力眾不

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
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怡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
敗走鼓譟逐之至哺而還龐勛遣其將劉信將精兵數千助吳迥
攻泗州劉行及悉自濠州遣其將王宏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
度使杜審權鎮海軍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約

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

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

兵屯都梁城都梁城在泗州盱眙縣北都梁山頂安世曰都梁縣

俗謂蘭爲都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

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

州考吳曰舊紀十月賊攻泗州勢急令狐綯慮失淮口乃令大將
李湘赴援軍皆沒湘與都監郭厚本俱爲賊所執送徐州令

狐綽傳曰賊聞湘來援遣人致葑于綽辭情遜願言朝廷累有詔
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卽束身請命願相公信任
之綽卽奏聞請賜助節賊仍賊李湘但成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
翼由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備備日與賊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
軍乘閒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破生繫送徐州爲賊蒸而
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爲龐勛斷手足以徇于康承訓軍時浙西
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
至而湘軍賊賊乃分兵立淮南賊賊爲交關之狀行約軍望見無
趣之千人竝爲賊所縛送徐州綽既喪師朝廷以馬舉代綽爲淮
南節度使辛璠傳曰湘率五千里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
本皆爲賊所執彭門亂曰助以泗州堅守遣劉佶共謀攻取時
淮南宣潤三道發兵戍都梁山舊城與泗州隔淮而已賊軍乃夜
潛師屯淮及明而逼城濠州賊帥劉行及亦遣王去立侵掠淮南
于是合眾急攻官軍遂棄城出戰十一月三十日賊乃大敗官軍
殺害二千人生降七八百人并虜其將李湘等咸送于徐州賊遂
據有淮口斷絕驛路又曰賊既破賊可師令狐綽繼乃遣使誘諭
約爲奏請節旄續皇王寶運錄曰十一月二十九日浙西節度使
杜審權差都頭翟行約將兵二千來救三十日行約領兵方欲入
泗州又被賊奔來行約占山等被圍合城中兵士無可出救賊又
開圍行約不知是計便走欲去而築著山下伏兵須臾被殺匹馬
不餘賊遂圍淮口鎮有淮南都押牙李湘鎮將袁公弁領馬步三
千人被圍從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李湘束甲出軍被襲

道殺盡御入鎮者使堅降旗鎮內兵士老小一萬餘人
人被劫驅送濠州郭厚本此時遇害今從續寶運傳
賊據淮口水

入淮漕驛路絕謂東南漕驛入康承訓軍於新興九城志宋州甯陵縣有新興鎮

賊將姚周屯柳子九城志宿州臨海縣有柳子鎮在今宿州北九

里至柳子鎮張舜民柳行錄曰柳子鎮在永城縣自臨海縣北行四十五

南九城志永城屬亳州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出兵拒之時諸

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眾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

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

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沭陽漢陳邱縣後魏改曰沭陽唐屬海州九

屬潁州烏江漢東城縣之烏江亭也隋置烏江縣唐屬和州九城

志在州東北三十五里巢漢居巢縣隋為壽安縣武德七年改壽

安為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滁州南至和州

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其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

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

人

人考異曰彭門紀亂光泰山中草賊數攻破濠州殺刺史高錫望
攻濠州執刺史高錫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簡又進攻和州刺史
史崔雍登城樓謂吳約云云遂刺城中居民殺判官張涿以涿浚
城濠故也助又令劉贊攻濠州陷之囚刺史盧望同于迴車館望
回擊贊而死贊歸閏月賊陷伊州濠州明年二月又云勛遣張行
簡攻濠州入城害刺史高錫望新紀十二月賊陷泗州接兵既絕
漕和今陷濠州從彭門紀亂陷濠和置執李湘下泗州接兵既絕
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諶言於杜愔請出求救於淮浙夜
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
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諶舟輕行
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
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警聞或傳已陷諶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
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
師將軍二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

後救泗州王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
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
大霧賊將王宏立引兵數萬從捷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
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

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

考異曰續資通鑑曰正月十八日賊可師

陷失賊遂凶狂彭門紀亂曰可師引兵三萬欲先奪淮口遂救泗州十二月十三日遲明開賊于都梁山下賊已就降而可師自恃兵強不爲勸賊將王宏立者將兵數萬人捷徑赴救奔突而前官軍潰亂遂爲所敗可師被監使將校已下城沒于陳于是龐勛自謂前無靈敵矣舊紀十二月可師與賊轉戰賊黨屢敗焉乘淮南之守十年正月以可師充曹州行營招討使時賊將獨行及吳超攻圍泗州可師乘勝救之屯於石梁驛賊退去可師追擊生擒行及賊係都梁城登城拜曰見與誰誰歸降可師既知其善乃遣軍五里具城西而有水三澗大軍賊乃夜中涉水而退明早開城門推窗耀人而已王師人雖未整翌日詰旦重霧賊軍大至可師方大醉單馬奔出爲虹縣人郭眞所殺一軍盡沒賊將吳超進軍復圍泗州又曰龐勛奏當道先發成嶺南反士三千人春冬衣

今欲差人送赴邕管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言龐勛聚徒十萬
今若遣人送嶺表如成卒與勛合勢則禍難非細尋詔龐勛止絕
兼令江淮諸道紀綱捕之實錄可師敗蔡于閩月下亦云十二月
十三日新紀十二月壬申亦用紀亂之日也按紀亂上有獻月又
云十二月十三日以下無閏月疑謂閏月十三日也然據續資運
錄閏月十一日辛蓋離潤州十四日至揚州乞兵糧若于時可歸
在都梁則慮必不舍可歸而諸揚潤也若慮出在可歸敗後則令
狐獨方自救不暇何暇救潤州若可歸敗在正月則新紀十二月
已除則東南面招討使要之必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
在辛蓋道揚潤之後故置於此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
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
僂軼遣使詣勛說諭許爲奏請節餼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
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自壽州拆
淮卽入颍
賊旣破城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
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
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爲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

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助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助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助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紐朝廷命克海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以天雄節度使馬舉爲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

考異正文曰曹

翔馬舉爲徐州南北招討使注曰彭門紀亂作馬士舉今從新紀紀亂曰王晏權數爲賊所攻雖不敗傷亦時退縮朝廷復除龐州牧曹翔領克海節度使充北面都統招討等使又魏博元帥何公邁行軍討尤將兵三萬人角破賊曹翔軍于滕沛魏博軍於鹽鐵其眾都六七萬人又言賊兗海州齊州皆敗又言辛謹我泗州雖擊正月之下益追較以前之事實錄二月以馬舉爲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初康承訓率諸將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不克賊圍壽州王晏權數爲賊所攻退縮不敢出戰乃以曹翔爲克海等州節度使充北面招討使魏博遺薛尤將兵三千騎討賊賊眾攻海州戍兵擊之大敗康承訓率眾屯于柳子之西皆示此而

漢也新紀期舉除南北招討在十二月而無聞

魏博節度使何全

今因期與襄陽同討徐州而見之置子歲末

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尤將

萬人實錄魏博奏請出兵三千人助討徐西舊紀襄博何宏敬

翔

奏當道點檢兵馬一萬三千赴行營姓名難誤今取其人數

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

四縣皆屬徐州滕春秋滕子之國陪登滕

漢古縣九城志滕在州北一百九十五里沛在西北一百四十里

豐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蕭在西五十里蕭縣亦以古蕭爲名

是歲江淮旱蝗

己咸通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

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

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

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爲符讖勛聞之

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人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其

廣治通鑑補遺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十三 恩流

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爲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
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王宏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
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卽馳詣彭城未至城數

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以

保衡爲起居郎駙馬都尉

同昌 唐 名 唐 爲 慶 州 常 芬 縣

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

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飾以雜寶井

欄藥曰槽匱亦以金銀爲之編金縷以爲箕篋賜錢五百萬給他

物稱是

徐賊寇海州

徐賊者 龐勛所遣兵也 九 咸 志 徐州東至海州四百八十里

時諸道兵

成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

殊 絕 也 斷 橋 柱 而 不 使 絕 待 賊 過 斷 踏 而 自

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

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

南道軍 淮 浙 之 兵 也

辛諱以浙西之

軍至楚州收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疆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斷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邁鎖讜率眾死戰斧斲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悛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悛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卻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雖多甚易與耳帥眾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二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驩州尋賜死其僚屬黨友坐長流嶺表者十餘人初尙書右丞裴坦子娶收

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

而收竟以賄敗

附錄收字蘇之七歲而孤居喪若成人母長孫氏知書親自教授十三歲通諸經義善于文詠吳人

呼爲神童伯兄發嚴令咏詠收應聲曰冤遂分玉樹龍底羅劍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咏筆仍賦鑄字卽曰雖非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爲詩什觀者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幸無贏角何用爲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及長身長六尺二寸廣頰深頤疏眉秀目寡言笑博學夙記至他藝無不通解裕陽耕夫得古鍾高尺餘收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旣而劍拭之有刻在兩樂果如收言時有安說者稱善琴收問之曰五弦外其二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所加收曰待爲文士採乎說卽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弦收曰且止果如子之言則少商武弦也文王安得武者乎說大驚因問樂意收爲暢言之皆說所未聞時說已七十餘而收猶未冠也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不可舉進士旣而假權第收乃之長安一舉登第年僅二十六時故相杜梓爲揚州署收節度推官久之宰相馬植奏授監察御史收辭曰僕兄弟進退以義頃仲兄假鄉試未第收不出衙門今假從事侯府僕不忍先爲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俟僕稟兄旨命也植嗟美而止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權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入爲監察兄弟並居憲府世榮其友尋下母憂改葬其父於偃師會葬者千人及居相位稍務華靡頗爲

名輩所讓。○副音刮說音殺。

康承訓使朱耶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

陳卻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

十鎮謂義成魏博鄭延義武鳳翔橫海秦肅宣武忠武天平也

承訓

嘗引麾下千人渡渙水

宿州臨渙縣以臨渙水得名南北對境國渙水出兗州南流入淮正直五河口賊

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柁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

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宏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

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宏立引兵渡濰水夜襲鹿塘寨

黎明圍之宏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

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

軍蹙之於濰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

此襄城非汝州之襄城蓋徐宿

開別自有襄城也

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宏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

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

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

佶以宏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爲之說勛曰宏立再勝未賞再勝

謂取濠州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爲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

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宏立收散卒纒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

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韋係衡爲左諫議大夫

充翰林學士徙郢王侃爲威王侃皇子也康承訓既破王宏立進

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謂渡漢水也官軍

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

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芳城新曹作芳亭死者相枕

斫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

隙開城聽入執而斫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

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與賊黨，皆以爲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謙、竄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勛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集眾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君眞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眾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信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助辭王爵，先是辛諱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勛於揚州。

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

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

斗山在今盱眙縣亦曰陡山臨淮蘇斗山之東

則古盱眙

賊將王宏芝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

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譁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眾寡不敵

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譁命勇士乘小舟

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

火牛縛草爲之蒸以燒敵今沿邊州郡防賊庫

積草謂之火牛草

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考異曰續資通鑑

辛譚棟點驍勇領空船十二隻般糧二十日卻到楚州四月六日

離楚八日至斗山下是日二更後入泗州案正月二十七日濬迎米船九隻入泗州二月六日米應食盡復出又二十日卻到楚州不應住四十九日然後離彼又上有二月十日段薰御史不應下

云二月七日濬出般運疑是三月字也

龐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佶等畱守

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

直趨拜於庭助據案而受之時魏博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戊戌以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爲大

保分司

以勳在淮南喪師命馬舉代之

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

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助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

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

軍畏其眾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

兵退保兗州

曹翔兗州本治兗州故退保之

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

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

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眾寡斂兵屯

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眾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宏立死吳

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

泗州自去年九月未受圍

守城

者不得睜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

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

出師數日摧七萬之眾

謂破魏博之兵也

西軍震恐

西軍謂康承訓之軍也時屯柳子其地在

豐縣

乘此犇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

軍勦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曹武小睢諸寨兵合

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

李相良公弁之

兵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眾設伏以待

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

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

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

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

襦而遁收散卒纒及三千人歸彭城

考吳曰實錄助敗於柳子在五月卷約妻到者之其他皆

如此雖有日月不可用今從彭門紀亂

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

第城驛在宿州西

助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眾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助以爲

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

下邳縣屬徐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

助命

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

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懿懿以氣

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懿指庭樹曰此尙有葉何旱之有杖之

民怒故逐之懿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坐貶昭州司馬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癸卯以翰

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

考吳曰玉泉子聞見錄曰徐公商判雖以瞻爲從事

商拜相命官會不及瞻瞻出于屬族以楊元翼

密重可倚以每元翼歸第瞻輒候之由是日加親熟遂許以內廷之拜既有日

矣瞻卽復爲徐公日相公過避以某辱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

齊治通鑑補遺卷三十一 唐紀六十七 六

屯兵北津以相應

北津淮水之北岸也

舉遺別將渡淮擊之斬獲數千平其

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

滄州卒廣海之兵也九城

志濟州任城縣有魯橋鎮

卒擅遣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

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

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爲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

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

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

帥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爲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

全裕者爲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眾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

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眾來降賊黨益離斷

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

霸漢古縣唐屬曹州九城志在州南三十六里

賊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九

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

玫音悔

直自

彭城還攻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攻邳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
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
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爲但禱神飯
僧而已 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元稔代

之治宿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
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

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

國兵謂官軍也

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

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
中兵蹙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
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卽從其策使龐舉直

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人保羅

城外寨宿州城外之寨

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

考異曰舊紀實錄皆

云八月康承訓攻柳子寨垂克而賊將王宏立救至王師大敗承訓退保宋州龐勛乘勝自帥徐州勁卒并攻泗州雷其鄰將許佶守徐州詔馬舉援泗州案宏立拔柳子爲承訓所敗兼于承訓忠時宏立已死於泗州勛亦未嘗親攻泗州書紀實錄誤也承訓忠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元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實

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

協同者眾乃遣腹心張皋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

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眾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

等飲酒於柳溪亭元稔使部將董原等勒兵於亭西元稔先躍馬

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

僕射謂承訓也

此輩何得尙存士

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元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

而定戊午開門出降元稹見康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卽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元稹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眾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元稹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元稹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旣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信聞之嬰城拒守辛酉元稹至彭城引兵圍之案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尙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宦龐舉直許信帥其黨係子城曰昃賊黨自北門出元稹遣兵

追之斬舉直佞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成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

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

申承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耶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

助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渡汴

南掠亳州九城志宋州南至亳州一百二十里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渙水而東將

歸彭城爲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斷斷秦漢古縣宋置譙郡濟爲北譙郡時爲縣屬宿州九城

志在州南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

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纒及千人勛亦死而

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初龐協之求節也必希歲內得之于是閭里小兒競歌之

曰得節不得節不過十二月卽龐勛九年十月十七日作亂十年

九月十九日就戮通其蜀月計之正一歲而滅案六月承訓知勛

掠亳宋卽追之至蕪縣得之恐未至十九日疑是賊宿遷等諸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五

忠貞堂

皆殺其守將而降

宿遷晉南鎮縣也唐遷代宗諱改曰宿遷屬徐州在下邳東南一百八十里

宋威亦

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元稔爲右驍衛大將軍

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

軍深漸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迥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

迥死於招義

招義縣屬濠州

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慆

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

節度使

會昌中已置大同軍團練使於雲州尋爲防禦今陞爲節鎮

召見畱爲左金吾上將軍

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爲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

迎兵糧往返凡十二數過其家門未嘗與妻子相見及除亳州上

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

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

考異曰舊紀入

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侔等訟雍罪具月賜自盡實錄訟在八月賜自盡在十月今從之

家屬流康州兄弟五

人皆遠貶 免徐宿濼泗四州三歲稅役 上荒宴不親庶政委

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

肅宗至德元載分鄱陽秋浦置至德縣屬使州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爲

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 初南詔

遣使者楊會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使李師望欲激怒南

詔以求功遂殺會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謂分西川巡屬

定邊軍也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

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

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是月南詔驃信

會龍傾國入寇引數萬眾擊董春烏部破之董春烏部西川附蠻蠻也十一月

蠻進寇檣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

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

川雪坡雪嶺之坡也沐源川在嘉州羅目縣界麟德二年開生僚

置羅目縣及沐州後廢沐州以羅目屬嘉州宋朝又廢羅目為

鎮屬峨眉縣又今廢州蠻為縣有沐川鎮滂遣兗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

十二月丁酉蠻衣竟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此江青已濟

眾乃覺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犍為漢郡名後周

初改名犍為因山為名也唐屬焉後敗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

嘉州對岸嘉州漢犍為郡南安縣地梁武帝開通外嶽立青州取

青衣口為名西魏改青州為眉州取峨眉山以為名後

周復曰青州又改曰嘉州取漢嘉郡以為名唐又改曰眉州唐復

曰嘉州別置眉州於茂武陽縣地陵雲寺在嘉州南山開元中僧

海通於讀江沫水濛水三日之會俾流怒浪之演聖志

山為漸勒大像高逾三百六十六尺建七層閣以覆之刺史楊恣音

民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

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眾皆潰恣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

師慶復之弟也賢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

人詣滂結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械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

之

徐宿舊武宿軍以其
中數亂逆罷節鎮

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

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

遁三將謀曰今眾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

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

引去蠻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

導江本
劉蜀水

置郫安縣後周改爲汝山唐改曰導
江屬彭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

郫州軍資儲侍皆散於亂兵

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

老吳曰張雲威通解圍錄曰十年
十月南蠻擊董奇烏部格傾其

巢窟春烏以其眾係北棚俄而發屯至沐源川途逼嘉州南自清
溪關寇黎雅張彭錦里者舊傳曰十一年庚寅節度使盧僕射耽
冬雲南蠻數萬寇邊突破清溪關犯大渡河遂進陷沈黎突邛
直雅邛案解圍錄新舊紀皆在十年冬而彭蜀以爲十一年冬誤

也新傳曰十年乃入寇以兵激清溪關密引眾伐木開道徑雪坡
盛夏卒凍死者二十人出沐源關歸州衆竄以十一月至沐源川
非盛夏新傳誤也實錄又曰驛信以十月三日離善關每人止將
米炒一斗隨身乃詔高駉乘其國內無兵備進攻善關以解衝突
宋駉時爲鄂州節度使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不在安南恐實錄誤也